



邂逅

□寒 石

几乎在她走进包厢,跟我打招呼刹那,我就认出来了。当然,她是不可能认出我的。

“先生好运气,您是今天本店的第一百位顾客。”她说着,脸上闪过一丝羞赧神情,右侧鼻翼上那颗淡淡的痣更显得生动、妩媚,“我是本店的五星技师。根据我们店的规定,今晚您将得到我的免费服务。”

“谢谢谢谢,这规定真好。”我开心地说,“看来以后要多来来了。”

“欢迎先生常来照顾生意。”说着,她让我反身躺下,开始给我做背部按摩。

这是我家附近的一家足浴店,七八个工作包厢,四十几个位置,规模不大,装潢不豪华,足浴师技艺也谈不上多精湛,但服务态度好,周到、细心,价格公道,所以生意一直很红火。遇身心倦怠时,我也偶尔光顾。

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,人身上某些无意识的神情或行为也是很难改变的。应该有好几年了吧,她与陌生人说话时那种羞赧的神情依然没变,当然还有右侧鼻翼上那颗小小的痣,让我一眼就认出她来。

变化其实挺大的。算年龄,她应该三十岁出头了吧,皮肤反而白晰了很多,身材变丰满了,看上去更显得漂亮些。

那是冬日的一个午后,我应约去见一位老师,途经一个路边绿化带,看见有几个临时水果摊摆在那里,是用板车推着走的那种。我跟老师很熟,以往从不客套,但是那天我突然改变主意,想捎些水果去,就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住了脚步。

“香蕉多少钱1斤?”我问。

“3块1斤。”一个坐在旁边花坛沿上的姑娘站起来,随后又说,“存心要买,两块也行。”

后面补充的这句话,让正在挑香蕉的我停下手来:价格落差太大。商贩通常给你便宜两三毛钱算是不错了,一般最多五毛钱;她倒好,三块的价,一开口自己主动砍去三分之一。我抬头看了姑娘一眼,见到了她右侧鼻翼上那颗生动的痣和那丝羞赧的神情。姑娘操外地口音,二十几岁的样子,身子细挑,皮肤细腻,不白也不黑,关键是说话居然脸红。很少有生意人说话脸红的。在我看来上述两点都是不谙生意经的表现。一定是刚出门做生意,我想。

香蕉质量其实挺好的,皮色黄亮,个头粗长,遗憾的是,都是半串、三分之一串或零碎的,没有整串香蕉。这样送人,总归不好。我提出去另一摊看看。她爽快地说:“不碍事,不碍事。”她的神情,让我觉得真不碍事,可以放心前去。因为我知道,这在别的摊位,肯定是“碍事”的。

她开始敲打、按摩我的肩膀、颈椎,先是用胳膊肘轻轻碾压,然后用手掌拍打,再用拇指对着穴位来回按摩。汗水从她的脸颊上滑落下来,我僵硬滞涩的关节开始轻松活络起来。

我在其他摊位前转了一圈,又转回到她的摊位前。别的摊位倒是有整串香蕉,但质量却远没有眼前的好。我挑了两串相对完整的香蕉,让姑娘称一下,7斤,14块钱。之后,我又买了5斤蜜橘,也是两块一斤,共24块钱。在此期间,一位女士问她香蕉的价格,她的回答还是“3块1斤,存心买两块”。女士还价一块五毛1斤,这些卖剩的她全包了。

“这不好,大姐。”姑娘出人意料地说,“一样的东西,这位大哥刚买,我不能卖两种价格。”

“这不是卖剩的吗?我只还你5毛钱呀。”

“大姐你要,还是两块1斤,不然我宁可不要。”我觉得我该表达点什么了。我说:“小妹,如果你不亏,可以卖,多少价格都跟我没关系。我买在前,该多少还多少。”说着要付钱给她。

“卖剩下的,亏不亏倒无所谓……”姑娘显得很为难,满脸通红,嘴里嘀咕着,仿佛有什么天大的事把她难住了。

僵了好一会儿,她跟我商量:“大哥要不这样,我也卖你一块五毛1斤,24块收你20块钱,剩下的我卖给这位大姐?”

我不想让她再为难,便说你是老板,主意你自己拿。

两笔注定亏本的买卖就这样成交了。

“先生,你有脚气,挺严重。”泡完脚,在做脚部按摩时,她说。

我说是,很久了,老是不好。

“男士常年穿皮鞋,真的很容易得脚气的。我给你涂点药膏,效果不错的。”她找来一支药膏,把药膏仔细地涂遍我所有的脚趾缝,然后用毛巾严严实实地把脚包起来。这些动作,让我很自然想起

电影电视里伤员从战场撤下来情景。“药膏效果再好,都是临时的。最好的办法,还是多穿透气的鞋和袜子。”她说。

老实说,姑娘的朴实与近乎笨拙的可爱让人心动。这样的女孩子早已经是凤毛麟角了,更甭提是做小生意的人了。拎着香蕉蜜橘离开她的摊位后,我打定主意等会从老师家出来,再去找她,问问她今后的打算。说实话,她太诚实了,并不适合做小本生意。或许我可以帮她一把,托人给她找份更适合她的工作什么的。可是,等我匆匆跟老师告别出来,她已经不在了。我去附近找了找,以为她推着车,应该走不远,结果还是没找到。

打那以后,我经常留意街边的流动摊贩,希望能发现她的身影,但是,没一次如愿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干足浴这行的?”

对于我的冒昧,她明显愣了一下,但很快镇定下来说:“少说也有七八年了吧。”

“之前都干了啥?”

她又愣了一下,说:“先生,之前我好像并不认识您?”

“对不起,”我说,“我只是好奇,你有这样一双能干的手。”

“哦,”她说,“我一个外来女孩子,什么不能干啊。站柜台、流水线操作、销售员……都干过。”

“还卖过水果?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她吃惊地看了我一眼,随即莞尔一笑。

从榻位上站起,我使劲抡抡胳膊、扭扭脖子,感觉身体中的零部件都重新归位,活动正常了。

临走,她送我两双袜子,说:“先生,这是两双精品五趾袜,是本店赠给每天整百位数的顾客的。多穿五趾袜对您的脚有好处,可有效防治脚气。”

接着,她又说:“先生慢走,欢迎下次光临。”

我站在那没动,说:“我可以见见你们老板吗?”

“先生为什么要见我们的老板?”

“你们的老板太幸运了,有你这样的员工。”我由衷地说,“他应该好好奖赏你。”

“谢谢先生夸奖,这都是应该的。”她羞赧地笑了,鼻翼上那颗淡淡的痣显得更加生动了,“我就是这里的老板。”



旱 天

□葛昕旭

连续两个月没下一滴雨,村口的那眼水井,慢慢地见了底。

这天,小伍刚起床,村主任就上门通知去开会。村主任说 he 想到了一处水源,就在水井西边的峡谷里,但峡谷太深太陡。村主任说他想让大家集资买一台抽水机,把水抽上来,先解决一下吃水问题。小伍看着村主任,想说不关他的事,但想了想,还是点了点头。

吃过早饭,小伍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往村里走去,走到开会的院坝时,会已经开始了。小伍找了一个角落坐下。村主任站在台上,说了几句吃水的事情后,刚提议让各家各户集资买一台抽水机,下面就闹开了。听着下面闹哄哄的声音,村主任猛吸了一口烟,说,闹啥?慢慢来,有啥意见一个一个地说。

会场静了一会儿,有人问,这买抽水机怎么出钱?是按户口本上的人头来,还是按土地面积来?村主任说,当然按人头。村主任刚说完,就有人不干了,说我户口本上有四个人,但现在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,他们都没在家,也没吃水,如果按户口本上的人头,我不干。村主任说,你儿子媳妇不回来了?万一他们回来了,不吃水?有人说,反正这不公平。小伍扭头看了那人一眼,咕嘟了一句,这有啥公平不公平的,我还不吃那井里的水呢!

后来,因为意见不统一,谁也不肯出钱,会议不欢而散。村民陆续地起身往外走。村主任看着大家的背影,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拿着烟猛抽。

小伍也站起来,咳嗽了一声,忽然说,我院坝里的那眼水井,水还不错,你们可以来挑。

大家一听,全都停下脚步,扭头望着小伍。

小伍抽了一口烟,吐出烟圈,又说,下午就可以来挑,但不要挑得太多,够吃就行。

大家都知道小伍平时有点抠,所以谁也没答话,只望着小伍,愣在那里。

小伍看着大家,笑了一下,说,但是,要钱。谁来挑一担水,钱不多,两元。

小伍刚说完,大家就嚷开了,边嚷边扭头往外走。走出院坝有人就开始骂,主要是骂小伍黑了良心,啥钱都敢想。

但骂归骂,水还是要吃的。

下午,就有村民担着水桶往小伍的院子里走来。渐渐的,院子里就热闹了起来。

热闹了几天,水井里的水越来越少,渐渐的也开始见底了。这时,也有人在给小伍算账。这小伍,真不简单,每天至少卖五十担水,一天就是一百元;现在五天了,就是五百元,都可以买一台抽水机了。村民边挑水边在心里骂小伍,骂小伍的良心被狗吃了。

这天早晨,有人早早地起床去挑水,走到村口,立刻就愣了。村口的那眼水井里,水满满的。峡谷底,一台抽水机,轰轰地响着。一根拳头粗的塑胶管,一头伸向峡谷底,一头搭在井口,正均匀地往井里流着水呢。